



高尔兹镇

史忒芬·海姆著

高 尔 兹 鎮

[德国] 史悌芬·海姆著

高 殿 森 譯

英 若 誠 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Stefan Heym
GOLDSBOROUGH

据 Paul List Verlag Leipzig, 1953 版譯出。

高 尔 兹 鎮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书号 1477 字数 415,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8\frac{1}{2}$ 插页 2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2.30 元



史忒芬·海姆

前 言

高尔兹镇，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矿区市镇。按照原文含义，还有“黄金镇”的意思。但是在地图上，我們看不到它的名字。它是虚构的，同时又是真实的。作者在附記中說：“在宾夕法尼亚、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諾、肯塔基和阿肯色州的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找到高尔兹镇。就社会的結構說，全美国的領土內都有高尔兹镇这样的市镇。事实上，美国各地区虽然在許多方面互有差别，但是今天的美国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型的高尔兹镇。”在这部小說里，他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縮影，为我們繪出了一幅四十年代末期美国社会的真实图景。

作者史梯芬·海姆的名字，对于我国讀者并不是陌生的。他的两部早期作品，以捷克斯洛伐克为背景的反法西斯的长篇小说《人質》和《理性的眼睛》，几年以前就有了中譯本。

这位德国当代著名的作家，于一九一三年生在現已改名为卡尔·馬克思城的开姆尼兹。在故乡中学毕业后，他进了柏林大学。由于他在学生时代就写了一些反法西斯的诗作，所以一九三三年納粹攫取政权后，他就不能在德国安身，流亡国外。他的家庭曾經遭过迫害，父亲还被抓去当过人質。他先在布拉格住了两年，后来就去到美国。

史梯芬·海姆在美国为了維持生活和讀書，曾經从事过許多职业。他当过洗洗碗的杂役、餐館侍者、商店售貨員和印刷厂職員。

一九三七年，他在美国一家出版了一些时候的反法西斯周刊《德国人民回声报》里找到了一个记者职位。这个工作比较适合他的旨趣，使他看到了美国的许多实况，加强了他反法西斯的信念，而且也吸引他参加了政治斗争。但是，这个刊物不久就停办了。

一九四三年，史梯芬·海姆参加了美国军队，随军前往欧洲。他在一个美军宣传队里做过工作，亲眼看到了美帝国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罪恶活动，以及一些美国军官的卑鄙龌龊的行为。这段经历，使他在一九四八年写成了揭露美军内幕的著名长篇小说《十字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梯芬·海姆曾经是慕尼黑《新报》的创始人之一。退伍以后，他到了美国，因为不能忍受美国日益浓厚的法西斯气氛，愤然退出了美国国籍，并把战时得到的勋章退给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一九五二年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九五四年，由于对德国文学事业的贡献，他获得了亨利希·曼奖金。他的作品除上面已提到的《人质》、《理性的眼睛》和《十字军》以外，还有剧本《汤姆·索亚的伟大冒险》、政论集《头脑是干净的》和短篇集《食人者及其他》。

《高尔兹镇》这部小说是史梯芬·海姆根据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写成的，在他的创作发展上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显示着他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分析和揭露比以前加深了一步。小说的情节，主要围绕着一场艰苦曲折的矿工罢工斗争而展开。作者在这里深入而又细致地描写了今天美国工人的困苦生活、他们的英勇斗争的精神和他们在斗争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有力地刻画了美国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的嘴脸，揭露了他们在镇压和破坏工人罢工时所施用的各种卑鄙狠毒的伎俩。他的熟练的技巧首先表现在：情节的发展常常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然而又完全符合美国

现实的邏輯，具有莫大的真实性，因此能够使人信服。

高尔茲鎮的矿工有一个工会，但只是一个被黄色工会头子把持的工会。矿工們有时能有工作，可是却没有合同，煤矿主可以任意將他們解雇。两个年老的矿工，因为矿上要采用新的机器，就这样被开革了。工人們不顧黄色工会头目多方的限制和阻挠，自动举行了罢工，并且漸漸把罢工領導权掌握到自己手里。他們的煤矿主就是鎮上的法官；鎮长、檢察官和身为市政秘書的全鎮流氓头子，都不过是他的爪牙。这些人为了压服工人，繼續发财，改而經營露天煤矿。矿工們沒有屈服，立即組織流动糾察綫，跟工贼斗争，把他們的計劃粉碎了。在长期罢工中，飢餓威胁着每一个矿工家庭，附近各地区的罢工工人联合起来找人募捐，鎮上的警察出来干涉，但是失败了。矿工們为了进行持久斗争，从外地得到支援，运来衣物食品。鎮上的反动統治階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为惊惶，一面突然发放屡次答应而沒有兌現的面粉，想要装出“慈悲”面孔，轉移一般矿工的注意力，一面却派流氓去拦路截击工人的运输卡車。后来矿工的衣物食品安全地运到了，他們又派特务偷偷地在工人的救济包中放下一些捏造的所謂共产党的传单，企图分裂工人。但是，矿工家屬不理睬这些，还是領走了东西，于是他們的阴谋又落了空。当罢工眼看就要取得胜利的时候，这些反动統治者又安排下一条毒計。他們把罢工时早就开了小差的基层工会主席找回来，要这个走狗率領罢工工人去袭击一个早已放弃的露天煤矿，借此扮演“英雄”，好抓住以后的工会領導权。工人們固然中了奸計，牺牲了一个人，但是反动統治者的計劃还是沒有完全得逞。最后，他們只好用打手直接行凶，把罢工領袖毆伤，并且关进监狱。可是这时的矿工已經不是从前的矿工了，他們举行了示威，逼使反动統治者只好把罢工領袖放出来。

作者在这部小说里，从头到尾都把他的一个人物放在行动中。他笔下的几个主要工人，都是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这里面，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全书的主人公肯尼迪。这个性情豪放的煤矿爆破手，仿佛浑身都是力量。美国反动统治阶级惯爱吹嘘美国工人怎样富裕，说他们有房子，有汽车，有电气冰箱什么的。但是，从这个自小就在矿里干活、受尽了生活的折磨、拖着一大群挨饿的孩子的工人，我们却可以看到美国工人真正的生活情况。不错，他有房子，但那只是公司每两个星期就要扣他一次房款、而他随时都不得不赔修的破窝棚。他有一辆汽车，但只是一辆开在公路上会成为“公路污点”的破车子。他也有电气冰箱，但那只是缴不出分期付款、到时候就会给抬走的冰箱。事实上，他真正有的最实在的东西，不过是经常笼罩在他头上的全失业和半失业的威胁而已。然而，对于这样一个矿工，贪婪的美国商人却还是不肯放过。作者在全书第一章和末一章开始的地方，都使我们看到肯尼迪怎样一开信箱就收到广告信和催款单。这些描写是意味深长的。它们说明美国资本家不但从工人的劳动中剥削工人，就连工人所得的那一点点血汗钱也恨不得搜刮净尽。

肯尼迪最初还有他的幻想。他曾经以为人人都是为了自己。他老想从困苦的生活中挣脱出去，可是总挣脱不掉，所以他希望心爱的女儿米琪能脱离普里契特山庄那样的苦地方。^①同时，他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什么认识。在爆破时，他只消一按电钮，矿山就会塌下来。有一次，他禁不住想：“我们是多么无能啊，在工作中有这样大本领的人，一离开工作却那么愚蠢，那么束手无策。”^②可是，随着罢工的发展，他连自己都不知道，就成了罢工的领袖。他从另一

① 见本书第243页。

② 见本书第87页。

个罢工领袖的女兒身上，看到了他自己对待女兒的方式的錯誤。他在各方面的成长，連他自己也觉得吃惊。他并不是一个十分聰明的人，但是他誠实，看得清矿工利益的所在，能够辨别假話——不管这假話是来自美国的总统，煤矿主，还是黄色工会的头目。任何困难和打击好象都不能使他屈服。

不过，肯尼迪是罢工工人的主要領袖，却不是罷工工人中的唯一英雄。象黑人工人領袖杰米森，原籍波兰的老工人比萊克，以及年輕工人皮特·魏勃的形象，也都是令人难忘的。老黑人工人杰米森所以能那样勇敢、沉着和富于智慧，并不是偶然的。那是因为他的兒子是个共产党员，牺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从兒子留給他的一本書上，学到了生活的真理和斗争的策略。比萊克小时候在波兰的地主手下受过剝削，挨过宪兵的打，所以他懂得他的生活是跟政治分不开的。他能够說：“我每两星期領一次工資支票，領支票以前他們已經拿走了多少，这就是政治！我只有工作，沒有合同，这是政治；在矿里挖一輩子煤的老工人得不到养老金，这是政治！我替公司挖一吨煤拿多少錢，公司又从这吨煤賺多少錢，这是政治！明天他們也許把我和杰米森开除，因為他們已經弄来花里狐哨的新机器，用不着这些老人了，这也是政治！”^① 比起这两个老人，年輕的皮特·魏勃显然缺乏經驗。他最初抱着資本主义制度灌輸給他的那套“白手起家”的梦想，打算苦干攢錢，盖房子，养山雞……发家致富。但是他看見矿上开革的两个老矿工都是好人，这种命运将来也可能落到他头上，因此他出于义憤，首先倒飯盒，泼咖啡，发出了罢工的信号。尽管一上来他对于罢工还有浪漫的想法，他終於逐漸成长，在罢工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① 見本書第 69 頁。

在全書当中，作者还用很大的篇幅，描写了高尔兹鎮上的一对年輕夫妇——赫尔和他的妻子露西瑪丽。赫尔是个同情工人、帮助工人的牙科技士。他看不慣高尔兹鎮的黑暗政治，本想憑自己的良心和硬劲，去跟坏人作斗争。但是，刚一触犯当地的政治机器，他就遭到了一連串的陷害和打击。工人罢工以后，他为他們出力，并且把診所借給他們做指揮部。不过他爱幻想，爱講抽象的道理，总認為別人沒有他行。他参加了斗争，又觉得自己并不是非参加不可，每次都是自己吃亏最大，工人背后有工会，而他却沒有任何靠山。^① 因此，他总是在犹豫和煩悶中打轉。他以为他是在教育工人，其实受到教育的却是他自己。作者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深刻地描繪了今天美国正直的知識分子和中小資產階級的自由职业者的苦悶心情，并且触及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問題，就是这些人在爭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應該跟工人階級采取怎样一个关系：是作为自由主义者，吊在半空中^② 呢，还是跟工人階級一致行动？

露西瑪丽却跟她的丈夫不同。她是工人的女兒，始終沒有与自己人——工人階級——失去联系。她很少象她丈夫那样胡思乱想，也沒有他那些顧慮和犹豫。她果断、沉着而有机智，警察想憑市政法令阻止她募捐，她却反而質問警察，使得他們张口結舌，下不了台。矿工們受了特务假傳单的蒙蔽，有些动摇，不敢去領救济包，她却毅然召集矿工的家屬們，去把东西領了出来。显然，她是書中最完整的一个妇女形象，比起另外两个女性人物——比丽絲和米琪来，无疑要使人信服得多。不少的批評家，如苏联的雅柯夫勒夫和美国的巴蓓拉·盖尔斯，都指出作者所写的比丽絲还不足以体现今天的美国共产党員。同时，象米琪那样的工人的女兒，生

① 見本書第 497 頁。

② 見本書第 372 頁。

活在貧困中，一心想望好萊塢，打算憑自己的聰明，不給別人什么东西就弄到錢，这在今天的美国生活中，也可以說是缺乏典型性的。

但是，如果說作者对于書中女共產黨員形象的塑造还有不足之处，那么，他对于今天美国反动統治階級的刻划却是很成功的。高尔茲鎮上的矿主、法官、檢察官、鎮长和流氓头子，本質上都一样丑恶，却各有各的性格和特点。身为法官的煤矿主普里契特最阴险狠毒，却有一副假正經的面具。他抱的是反动統治階級的那种老一套的哲学：人各有各的职能，都应守自己的本分。資產階級的法律本来就是用来保护象他这样的人的，可是关于这些人，比萊克却有一句一針見血的話：“只要能賺一塊錢，他們在法律上拉屎也不在乎。”^① 乔汉比他略遜一籌，尽管掌握着鎮上的选票，把持着鎮上的一切，最后还是得受制于他。这个流氓头子比普里契特卤莽，当普里契特提到柯立芝總統过去在他家住过一夜，企图以此来吓唬他的时候，他心里暗笑这个法官好象不知道美国總統是怎样当上總統的。乔汉的想法并非沒有根据，因为有些美国總統确实是由象他那样的地方上的流氓送上總統宝座的。作者在第七章和第十九章中，还集中描写了这些反动头目彼此欺詐、鉤心斗角和大魚吃小魚的情景。尤其是在罢工即将胜利，他們聚在一起商量对策，那种互相推諉的狼狽相，写得可說是入木三分，构成了全書最精彩的場面之一。

美国反动派慣爱吹嘘什么“民主”。作者在全書的两个地方也借用反动人物的嘴，生动地揭露了他們这种“民主”的把戏和謊言。一处是黃色工会的干部郎士德尔在指示基层工会主席譚加且破坏

① 見本書201頁。

罢工时，对他說：“在美国，我們有民主；在我們的工会里，我們也有民主。不过这是二十世紀的民主，所以你得講心理学。心理学，你明白嗎，謨加且兄弟？”^①可是这种心理学应用在工人身上并不灵驗，他們还是要合同，要罢工。另一处是普里契特訓戒他的嚙囉时说：“只要我們还在这个国家里維持着民主的門面，我們就很不幸地受着一些民主形式的約束。也許有一天我們会被迫撕破这种門面，但是我們不能单在高尔茲鎮一个地方撕破，也不能只因为你所挑选的为你效劳的笨蛋們犯了錯誤就去撕破。”^②其实，美国反动派早已狗急跳墙，顧不得他們的什么“民主”門面了。

史梯芬·海姆的功績是，他在描写目前美国工人斗争的时候，並沒有把問題简单化。他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工人艰难的处境，一方面显示了他們必胜的前途。小說在結尾的时候，描写罢工胜利了，赫尔夫妇已經被迫离去，高尔茲鎮的生活表面上一如往常，美国总统还是在侈談“民主”，肯尼迪照旧沒有整星期的工作可做。在这里，作者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和发人深思的环境。我們可以看到，肯尼迪以及千千万万象他一样在美国工厂和矿山干活的工人的斗争，还远沒有結束。他們前面还有一段艰苦的日子。不过，肯尼迪是有信心的，他站在普里契特山庄上遙望波基河的河谷，相信这片土地将来一定会屬於象他这样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孙。在基层工会里，他就要被提名为反对派的領袖。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毛主席在答复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福斯特同志的信中，曾經說：“美国共产党虽然暂时还处于不大順利的地位，但是你們的斗争是很有意义的，将来一定会結出丰硕的果实。黑夜是有尽头的。美国反动势力現已到处碰壁，显示着他

① 見本書第 154 頁。

② 見本書第 538 頁。

們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你們那里目前敌强我弱这种形势，完全是暫时的現象，它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起变化。”^①讀完《高尔茲鎮》这部小說，我們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这一論断的正确。

編者 一九五九年八月

① 見《紅旗》杂志 1959 年第 3 期第 1 頁。

第一章

門廊的木台阶漸漸朽了。每逢他踩在上面，就覺得那些板子經不住他身体的压力，往下塌。他應該想想办法啦。矿上有的是木料，他也可以很便宜地买到手。但是整所房子都快散了，一旦动手修理起来，哪里有个完呢？

然而，一个人是不應該听任自己的产业化为烏有的。因为这的确是他的房子；在围墙的板条上还拙笨地釘着一个洋鉄信箱，米琪还把他的名子卡莱尔·肯尼迪油漆在上面。那油漆流下了几道子紅泪，在姓名的“卡”“肯”“迪”三个字下面凝住了。这是他的房子；到今天他还在繳納房款。他每两个星期領一回工資支票，心里就热辣辣地疼一回。他心想，就算付完了最后的一笔錢，他一定还会觉得这是臭公司的破窝棚。多厉害的敲詐啊！如果你想有个住处，你就得买下这块地方！他們每扣你一次分期付款的房款，就把你往矿上拴得更紧一些。

他打开信箱盖，里面有某貸款协会寄来的一份漂亮的折叠广告单，还有一份他訂閱的《高尔茲鎮鷹报》。他沒打开广告单就把它扔掉了，然后把报纸夹在胳膊窝下，沿着乱草中的一条通往住房外屋的小土道，向立在小道尽头的、傾向一边的外屋走回去。几只又大又青的、被清早冷气冻得昏昏沉沉的冬季蒼蝇，嗡嗡地飞了起来。肯尼迪坐下，讓門兒开着，好借亮光看报。

总统对白宮的記者发表了一篇談話，講的是什麼自由民主。高

尔兹镇的魏恩伯服飾雜貨店正在举行物价上涨前的出清大甩卖。高尔兹镇地方法院今天开审赫尔。

肯尼迪把报纸拦腰扯碎。房里传来了艾维琳骂骂咧咧的唠叨声。他站了起来。离开外屋的时候，他狠狠用脚后跟把门一蹬，砰地把它关上了。

今天唯一的好东西就是天气，又晴朗，又清新。从门廊里他可以看到一片很美的景致，一直可以看到高尔兹镇，看到波基河的对岸一群小山逐渐消逝在笼着淡蓝雾气的远方。他爱这个地方，爱这些小山。每逢猎季来到，他总会离开矿场几天，抓起来福枪，走进森林里去。他在两天里能猎获的肉类，比两个星期的工钱所能买到的还要多，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开工不足的时候。

厨房里又传来了唠叨声。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风景，转身走进屋来。一起头，他只能看见那个庞大的长方形的白电气冰箱；逐渐才看清了不停地活动着的家里人，然后屋角上的一个大肉团——那就是安吉琳——才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孩子们总在跑，你按在我身上，我倒在你怀里。天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多精力。这种吵闹使得坐在摇椅里的安吉琳的安静，以及她那象无线电干扰声一样沉浊稳定的呼吸，益发显得死板了。

可怜的安吉琳啊，他心想，一面觉得挺腻烦，一面又觉得这是自己的罪过。他不忍看她一眼——过短的裙子下面伸着两条又红又粗的大腿，直撑得棉布上衣紧紧地绷着；两只粗胖的大手，怎样也在大肚子上面放不到一起；臃肿的腮帮子把眼睛挤进了凹窝。然而她是个善心的女人，一点坏心眼儿也没有。这并不是她的过错；是这群孩子把她弄成这个样子的，而孩子又是他叫她生的。

“我们要晚啦！”这是艾维琳从火炉那儿说的话。“一年里我只请这家伙赏我一次脸。喂，我们现在到底走不走？你要不带我去，

我就另找别人了，并不是人人都象你这么懶的呀——”

她的两瓣薄嘴唇啪嗒一声闔到了沒牙的牙龈上。这样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怎么能养出象他妻子那样肥胖的怪物，肯尼迪实在想不通。

“来杯咖啡！”他坐到桌边說。

艾維琳把杯子推到他面前，还有几片面包和几片咸肉。

“嗨，你已經打扮停当啦！”他說。

“我憑什么不打扮？”她反唇相譏地說，同时拉了拉黑上衣，把衣領按按平。“我多少时候才上鎖一次？当初我自己有家的时候，我每天都去，有时候一天还去两趟；可是現在呢？你知道是誰喂你的孩子們吃，替他們揩鼻涕嗎？是你嗎？不是忙这个，就是忙那个，一天到晚做苦工！——”

他把最后一片咸肉擱到面包上，很客气地說道：“鮑洛斯基太太，假如你不願意呆在这普里契特山庄，你当然知道應該怎么办。”

“是嗎？”她弯下腰来冲着他說。“我倒願意看看我走了以后你們怎么办哩！”

他乾咳了一声，揩了揩嘴。他們这个爭辯向来到这儿就完事。她知道他們离不开她，这个老东西！“米琪在哪兒？”他問。

“你想她在哪兒？”艾維琳說，“在床上哪，睡她的美容覺哪！象我这样的人忙得肉皮离了骨，可是那公主啊，有誰敢去打扰她！要是你想听我的意見——”

“誰想听你的意見！”他說完大笑起来。他知道艾維琳准受不了这笑声，所以才故意大笑，此外並沒有发笑的理由。笑声从他胸膛深处发出来，他的眼角上的皺紋愉快地顫动着，两只眼睛也从淡褐色变成了綠色。他的笑声充滿了整个的厨房。孩子們——

东尼、罗比、赛利，还有安吉琳生的三个小的，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艾維琳啪地一声用手堵住了耳朵。“狗嚎啦，哇啦哇啦吵的小鬼們！”她扯着尖嗓門大声喊道。

肯尼迪站起身来，用他那双干粗活的、滿是老茧的大手，拍了拍她干瘦的屁股，然后稍微瞅了瞅在全部吵嚷过程中一直坐在那兒不动的安吉琳，就走出房門去了。

他迈着重步沿着那排灰色的板条房子走下去。这些房子彼此都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失修的程度不一罢了。这就是普里契特山庄。它占的是小山頂上的一片便宜地皮。除了几棵枯矮的小树，一点零乱的灌木，它只是一座光山；公司所以要在这兒盖房子就是这个緣故。簡陋的两层楼房，沒有地下室，沒有絕緣設備，沒有下水道，只有寥寥几个唧筒可以汲水；公司在这兒盖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一带地方，你到处都可以看到象这样的住宅；既不是村庄，又不是市鎮，也享不到政治单位或任何合法团体的地位；它們只是些矿工小屋。假如你在高尔茲鎮向人打听去普里契特山庄的路，人家会怀疑地望望你——一个人到那兒去干什么呢？

肯尼迪来到了这排房子的尽头。这就是立在悬崖頂上，用搖搖晃晃的脚柱支撑着的伊里亚·杰米森的木屋。一条黃土路就从这兒往下通到高尔茲鎮；有汽車的矿工們也就把車子停放在这个地方。

肯尼迪走到他的雪佛兰車跟前。这是一輛从千万汽車里一眼就能挑出来的破汽車：那碰弯了的、打了补丁的、鉄锈斑斑的挡泥板，那用鉄絲纏住的防冲杠，那滿是污漬的破旧的挡风玻璃——这一切都使它在这个国家的超級平坦公路上成为一个丢人的污点。